

## LIN YU HUA

## 重访电影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我趁疫情把世界的步伐调慢之后，做最多的一件事，是重访。我旧地重游的，是电影。而多么幸福的是，我遇上友人在做同一件事，叫自省。

一位朋友的分享：第一次看库布里克的《2001 太空漫游》，他的反应不是惊奇，却是无比愤怒，抑压不了喷发的情绪，他看了不到一半便拂袖而去。只是，虽然那么的激动，他根本不记得电影中为何会教他如此生气，只是觉得被人狠狠冒犯了，又无法确切说出是哪一点，哪一处。后来一种强烈的好奇让他把电影又看了一遍，这次“重访”的感受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，同一部《2001 太空漫游》，之前的愤怒，变成一种从未体会过的神秘深远的感觉，完全把他看傻掉了。那时候，他才明白了不起的作品可能不是第一眼就能牢牢把人吸引的，而是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样看它，但它提出的问题绝对让它曾经相遇的人无法回避，就算装作愤怒也回避不了。

事实上，不少人都是在浅尝即止的情况下，抓住一个借口便如手上握有十万个理由。但正如朋友所说，“好奇”比之前的莫明愤怒更要强烈，他才给了自己第二个认识自己（然后才是《2001 太空漫游》）的机会。这个不是人人都愿意把握的机会，便是自省。

自省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，但开药方前，要先给自己把脉，把脉之前，要给自己问诊。只是，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医生，名正言顺把自己交给有能力的人，然后得个结果？

自己懂得给自己看“病”的好处是，由不了解到认识。由认识到熟悉，再由熟悉到懂得怎样跟问题相处，已经是在减少“发病”的机会。以我那位会被一部电影引发强烈反弹的友人为例，当他面对陌生的感觉时，马上受到挑战的，是他的自尊，然后是恐惧：为什么自己忽然变得渺小？

最容易的防卫，就是启动情绪，让外化的行为说服自己“我不害怕”，却不一定知道，这种模式一旦成为习惯，就会养成了“病”。

同样是聆听内在的声音，一位刚治愈癌症的友人跟我说，他对于自己现在的感觉和之前最大的不同，是常常有种声音提醒他，什么得重视，什么可放轻，什么不能重复，什么应该改变，然而这种声音不是上帝的，也不只是医生的，却是医生的加上从发病到病愈的过程带来的，然后变成自己的——经验。

他最不希望发生的是复发。复发，也是某种

程度的“重访”，所以主动的重访或可避免被动的重访，主动的自省，可避免被动的重复。一如历史给我们的启示：过去，其实可能还没过去。

预防是一种时间观，实践在生活中，与艺术有不谋而合之处。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设下各种关卡和堡垒，反而是开拓前方必须具有的能力，叫预见。

而预防的防，是对已经发生过的、被验证过的问题，甚至灾难的原因，有了自省，有了自觉，才形成的警觉。理想来说，防，不是不安全感的投射，反而应是自信的反映。

预的背后，是消化之前的经历（验）的成果。可惜的是，若以电影作比喻，对于不是拍在今年或去年或前年的电影，都被称为“老片”，“老”的背后，是不合时宜，“时”，更近乎是所有人的时间观，而不是一个人由他对自己的生命的定义来校的时钟。

时间，如此这般，从神秘的，变成愈来愈是每个人的计算器，尽管它本来可以用作价值的衡量。价值变成价钱，时间就算造就历史，也是重复又重复的轮回。所以会有 dejavu（似曾相识感）

？

**了不起的作品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样看它，但让和它曾经相遇的人无法回避。**